

株洲的爱书之人

我的淘书史

刘毅强

1

读书人，往往都喜欢淘书。阅世越深，越偏爱旧纸陈墨的湿润。所谓淘书，就是穿梭于老街旧肆、地摊书屋，于堆叠杂乱的旧册中，像披沙拣金一样搜寻买回自己心仪的旧书籍。这世上好物件多可求取，唯独与旧书相逢，全凭缘分，最为动人。

读书人淘书，一般目标明确，针对性强。大致可分为两种情况。

一为针对自己倾慕的某些作者或者喜好阅读的某些品类，四处寻觅，放出的是猎人般的犀利眼光。这种淘，只要有心，收获总会有的。猎人背了猎枪上山，即使老虎没有，鹿子没有，野猪、兔子总还是有的，你不可能只喜欢一种。当然，空手而归也是难免的，这种情况就得像邵振祥先生学习，随缘不执念，淘的过程本身就是乐趣。

二为拾遗补缺，自己手头某集子因种种原因残缺了，便如心事悬空、耿耿于怀。总想为它补全，有时路遍大江南北老街旧市，仍不可“圆梦”。

此外，还有一种则是看似瞎逛漫无目的，实则大海捞针重点在于“邂逅”，遇上即一见钟情、视若珍宝。旧书识人心，深情藏页中。这份不期而遇的欢喜，是买新书难有、淘旧书独得的浪漫。

我淘书的历史，可上溯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在攸县县城读师范的时光。那时的我只有十六七岁，爱读书。孩童时替家里放牛、看田水偷闲时就看了很多演义小说，诸如《封神演义》《隋唐演义》《三侠五义》《说岳全传》之类，当然也有不少的连环画小人书，还有一本苏联小说《静静的顿河》，父亲的知青朋友返回湘潭时留给他的，人的名字太长记不住，翻了几页扔一边去了。

我读师范的年代，西门下邮电局边上有好几个旧书摊，书摊上各式文学书、历史书、连环画……我们读师范的时候，学杂费和伙食费由国家管，于是，零用钱或奖学金几乎全用在了淘书上。那时的书定价普遍在两元上下，几角的也有，至于旧书，三三元往往可以捧回好多本的，对清贫少年而言，这是最划算、最丰盛的精神财富。

周末的一天半时光，大多交付给了东北街小学斜对面的新华书店，以及西门下的几个旧书摊。从学校食堂打回几个两分钱的花卷，到书店书摊一待就是半天几小时，出门时再淘回几本。新华书店卖的全是新的，有些贵，所以更多的时间是待在西门下的旧书摊上。说是书摊，其实也有个店子，书摊是从店子延伸至街面人行道的。如今想想，这些店子，表面简陋，但里面却大有乾坤。师范三年，我流连忘返，乐此不疲。

那些年淘得的书，仍存印象的有好几本获茅盾文学奖的小说作品，如古华的《芙蓉镇》、李国文的《冬天里的春天》。李国文的书，还淘了一本《花园街五号》，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，定价1.95元，纸页微微泛黄。我记得那时店老板还送了我一本古华的《礼俗》。这家老板的善意，让我感激不尽，我成了他家固定的回头客。

2

工作后，到鸾山下教书，有些周末依然坐1.4元钱的班车赶到县城买书淘书。这时候买的是参加自学考试用的游国恩先生主编的《中国文学史》、朱振家先生主编的《古代汉语》等等。记得有一本内部出版的《鲁迅杂文书信选》，就淘于此时，两角钱，书

中收存了好些世面罕见的鲁迅与友人往来的信件。

喜欢读鲁迅先生的杂文始于1987年。那时周末常去住在游丫坡公租房的小姨家蹭饭，小姨父的母亲是个退休教师，父亲是个南下干部，家里的书柜里摆满了书。鲁迅先生的杂文集有一排，十多本。小姨父的母亲对书是很吝啬的，但对爱看书的我却很大方，甚至亲手挑出了鲁迅先生的好几本《且介亭杂文》指导我读。先生为什么将租界取名为且介亭，就是姨婆耐心细致告知我的。对鲁迅先生杂文的颇喜用“废话”的风格从费解到反复揣摩，到颇爱吟诵玩味，也是这时开始的。我渐渐爱上先生这种看似闲散、实则锋利深刻的文风，这份文学滋养，伴我至今。

前段时间小姨七十大寿聚餐时，我恰好坐在小姨父身边，问起他母亲过世后留下的宝贝书籍时，她言道：“全是些破旧书，有什么用，搬家时当废纸卖了。”一语入耳，满是惋惜和痛心。那些历经岁月留存典籍，竟落得弃如草芥、四散飘零的结局。

那时，我还知道攸县一中的斜对面有一家王氏鸾山籍年轻人开的旧书店。他的旧书大多是从师生处论斤收得的，所以我便学会了使劲地砍价。有一次我竟从那里淘得了两本盖有我当时工作单位“攸县鸾山乡中心完小”印章的书籍，一本是鲁彦周的中篇小说集《春前草》，一本是清朝小说家曾朴的《孽海花》，两本才2元钱。当时真是欣喜若狂，如获至宝，这是怎样一种缘分啊！《春前草》中收录了经典名篇《天云山传奇》，我早被这部广为流传的改编影片深深打动，所以一见原著，便毫不犹豫收入囊中。

说到这本《春前草》，还有一个让我心动的原因，80年代出版的文学书籍，虽然装帧朴素，却最懂读者心意，常能依据书中的故事，插入一些插图，还原文章意境、人物风骨，比今日精装修华的书籍多了质朴诗意。

我珍藏的王安忆的第一本作品集《尾声》，也是因为有好几张喜欢的速写人物插图而一见倾心的。这书是我1990年在鸾山中学教书时于陶坪的一家书店偶然淘得的。薄薄一册，收录四篇小说。那时王安忆刚刚走上文学创作之路，但她的文字中“没有说教，而是将一个又一个生动的生活细节展现在读者面前，把人带入生活，并从生活中受到教益。”

3

半生淘书，故事漫长。旧书寻香中，我也渐渐明白了：淘书之乐，全在“淘”字。它从不是轻松的捡拾，它是一场持久的寻觅与坚守。于千千万万旧册中反复翻阅、细心甄别，它考验的是你的眼界、你的品位，它磨砺的是你的耐心、你的毅力。

淘书也是要讲究章法的，万不可由着店老板恣意推介，失了自己的本心喜好。我们可以学学鲁迅先生的“拿来主义”：“运用脑髓，放出眼光”，自主甄别，择优而取。当然，你若与店主相知日久、深谙彼此心性，得其真心荐书，又是淘书之外的另一重惊喜。淘书不可贪多，但像我这种书虫般的人，进了书店，就如同年轻后生进了百年老宅，更犹如刘姥姥进了大观园，对于来自书籍的诱惑，往往难以抵御，通常是倾囊缴械投降。

淘书终归不是附庸风雅的收藏，而是为了展卷品读滋养身心。我一旦淘得一本心仪的旧书，往往余事全然不顾，彻夜伏案挑灯，沉醉其中，“平生不美黄金屋，灯下窗前长自足”。此生唯愿灯下有书、案几有茶。一卷旧书在手，便觉人间富庶、岁月静好。



作者书房，作者 提供

淘书记

李国平

我素来爱书，更爱淘书。

我说的淘书，并非新书选购，而是流连各地旧书市集、老书店，在堆叠的旧纸间拾检岁月余温。算来，我的淘书光阴已有二十年。株洲湘江风光带的晚风书摊、长沙窑岭的老牌旧书店、成都求学的街巷书车……都曾留下我寻书的足迹。近些年，网络书局兴起，我的淘书之旅，也从线下街巷，悄然延伸至方寸屏幕之间。

1

我的淘书缘起，始于2006年的成都。彼时，我与一中老刘赴蓉参加全国高考教学研讨会。会议结束，闲暇无事，我们漫步武侯中学周边街巷。转角处，见一位老伯推着旧货小车，车上叠着几本旧书，品相极佳。我上前询问可否转售，老伯爽朗应允，一元一本。

恰逢夜晚无事，正缺闲书遣怀，我当即挑选两本，递去五元纸币。老伯翻找零钱，我连忙摆手作罢。五块钱，换两本旧书，一整晚清欢，足矣。

这两本书，成了我旧书收藏的开端。

其一，是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的《金蔷薇》，它是温柔通透、滋养写作者的文学启蒙书。其二，是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、何道宽译本的《襟袂》。

当晚回到住处，我便伏案细读、爱不释手。老刘见我偏爱旧书，便热心指点我两处好去处：株洲河西湘江风光带，暮色降临，沿街皆是旧书小摊；长沙窑岭老牌旧书店，藏书颇丰，值得细细寻访。

自此之后，但凡去往株洲出差留宿，傍晚时分，必必奔赴湘江风光带，赴一场旧书之约。数年辗转，收获颇丰，最令我念念不忘的，是淘得一册1972年人民出版社版的列宁《哲学笔记》。

这册旧书，于我而言，是一场跨越山海的书缘。书扉之上，赫然盖着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师范专科学校的馆藏印章。一册北方学府的藏书，辗转千里，从白山黑水的东北大地，漂流至湘江之畔的株洲，最终落在我手中；世事浮沉，纸页流转，皆是难得的缘分。

更动人的是书间笔墨。全书几乎每页都布满密密麻麻的眉批，字里行间，还夹着泛黄的手写纸条与折页批注。足见原书主人读书之笃、治学之谨。岁月久远，纸页受潮晕墨，许多字迹淡淡模糊，我常持放大镜细细辨认。残存的笔墨里，藏着上个时代的思想温度，字字句句，皆是鲜明的时代印记。

2

线下淘书，总能偶遇惊喜。我曾淘得一套三卷本《尼采文集》，其中《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》为楚图南先生译本，实属难得珍本。

译者楚图南先生，是我国知名翻译家、外交家，学识和风骨兼备。如今市面上通行的，多是孙周兴、钱春绮的译本，各有千秋、各擅其长，而我独爱楚图南译本，文字苍劲厚重，自带风骨与锐气，藏着赤诚的革命精神与生命力量。

二十年淘书路上，我最贵的一次购入，是在福州出差所得的台版珍本。彼时偶遇一册方东美先生的《哲学三慧》，台湾省三民出版社整体竖排版本，售价五十元。于当年的旧书市价而言，不算便宜。转念一想，一包烟的价钱，能得一册哲思佳作，何其值得。

这是一册掌心口袋小书，尺寸仅如学生单词本，篇幅精练、字字珠玑。全书融通儒、释、道三家智慧，书中极富浪漫与想象力的构想，莫过于一幅精神图景：一棵苍劲古树下，三位古今圣贤围坐论道，儒之温厚、释之通

透、道之超然，相融相生，尽显东方哲学的博大包容。

若说最贵是哲思珍本，最有趣、最治愈的淘书收获，当属《韩羽文集》上下两册。

那日逛长沙窑岭旧书店，一眼瞥见这套文集，翻读几页，爱不释手。询问价格，上下两册仅需十元，我立刻付款，生怕店主反悔。

偏爱韩羽先生，始于文字，陷于风骨。初闻其名，是早年在普陀山民宿，偶遇马明博先生《观音的秘密》，片段文字清雅通透，让我难忘。后来赴湘雅二医院探病，闲暇之余重逛窑岭旧书店，淘得马明博《禅遇》，书中一篇随笔，专写韩羽先生的趣事，读罢深深折服于先生的通透与率真。

后来又偶然淘得韩羽先生的小品文集《杨贵妃撒娇》。文字通俗诙谐，人间处世、人情世故，皆藏其中。

淘得这套文集时，我心中久久怅然。这般灵动通透的好书，竟流落旧书市集，我暗自惋惜，好书蒙尘、佳作流落，是文字的委屈，亦是时代的遗憾。

爱淘旧书的人，大概都有这般矛盾的心绪：淘不到好书，心生怅然；淘得绝世好书，又为好书流落风尘而悲悯。欢喜与怜惜，总是相伴而生。

3

二十年淘书，最圆满、最慰藉人心的一次，是网淘补全旧藏《红楼梦》。

1982年，我在湘潭县新华书店，购入一套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《红楼梦》，同时收得1979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版《红楼梦诗词评注》。当年新华书店售书，都会加盖蓝色售出印章，是独属于旧时光的仪式感。

多年借阅流转之中，这套书不慎遗失第四册。数十年来，总想补齐全套。数次寻访书摊，比对旧书，要么版本不符，要么品相参差，要么价值虚高，屡屡落空。

直至2016年双十一，我偶然在网上觅得同款同版的第四册，品相完好、字迹清晰，仅售六元。要知道，当年整套新书定价不过3.45元，时隔三十余年，世事浮沉，纸页流转，皆是难得的缘分。

也是自此之后，我正式开启了网上淘书的旅程。

网络淘书，自有其利弊。优势显而易见：可慢慢甄选、细致比对，选择多元。缺点亦十分真切：无法眼见实物，仅凭图片甄别。若遇不合心意的书籍，退货运费抵扣之后，得不偿失，只能自留闲置。

我便有数次这样的遗憾经历。我素来偏爱法国作家阿兰的文字，尤其喜爱《幸福论》的通透哲思。一次网淘，偶遇一本阿兰著作，细读才发现，全书与《幸福论》完全重合，只是换了书名和装帧。退货核算运费，仅能退回数元，索性留书闲置。

另有一次，见书名《生活本来可以更好》，购入后细读，文字浅薄，内容空洞，与雅致书名相去甚远，最终也沦为闲置。

数年网淘摸索，我也慢慢总结心得：淘书先识人，再识书。优先甄别作者风骨，再比对版本优劣，契合自身喜好与阅读需求，方才下单。

一如北大版李泽厚先生在《哲学纲要》序言中坦诚告知读者：此书已整合《哲学入门》《世纪之梦》核心精华，通读此书，无需再重复翻阅旧作。真正的著书人，体恤读者光阴，从冗余赘述。

二十年淘书路，来来去去，不过是一纸旧书、几番遇见、无数欢喜。在外人看来平淡无奇，但于爱书人而言，却是独处的清欢、精神的归处。

旧纸藏岁月，笔墨润初心。淘书，淘的是书卷，遇的是缘分，安的是本心。可謂是：“悠然独喜，此意谁人知。”



旧书摊。作者 提供

编者按

株洲是有很多爱书、爱读书之人的。

上一期，我们策划的“读书人”专版讲述的是一些爱书之人的阅读时光。这一期，我们接着聊上次没聊完的读书人，聊他们与书在岁月中相遇相守的那些具体时刻。

80多岁的乡村书屋守护人，守护了整个村庄人们的阅读时光；大半辈子沉迷阅读和淘书的爱书之人，在面对书摊书架两眼如鹰隼，发出明亮的光芒。他们都有着怎样的经历？此版发表的几篇文章介绍了株洲几位特殊的“书虫”，他们个个对书虔诚认真，兴趣盎然。

从这几篇文章中，你可以感受到爱书、读书之人的乐趣与信念，以及他们笔下丰沛的文采。

涟溪书香暖，白首守初心——记王柏球的故事

王勇奇

在攸县网岭镇涟滩村，八十四岁的老党员王柏球，十余载默默值守村级书屋，用一隅乡村书屋，收纳万卷书香，用一片白首初心，守护一村烟火。

1942年出生的王柏球，是一名大半辈子扎根乡土的乡村建设者。他的学历虽然只有初中，但在那个知识匮乏、物资贫瘠的年代，却是乡里难得的求知者。他为人敦厚、有担当，默默服务乡梓。

六十年代，他担任新陵大队团支部书记，牵头组建大队宣传队，奔走于各个生产队巡回义演，远赴多地交流汇演，极大丰富了乡村精神文化生活。他动员村内青年团员开办夜校、扫盲启智，助力乡亲们开拓眼界、提升素养。凭借扎实的工作作风与突出的工作成效，所在团支部获评先进团支部，宣传队获评“五好毛泽东思想宣传队”，收获一众乡级荣誉。

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开始，王柏球先后出任新陵村秘书、村主任，数十年恪尽职守、勤恳务实。

十年前，攸县“门前三小”文化惠民工程落地生根，小舞台、小书屋、小广场遍地开花，点亮乡村文明底色，涟滩村党支部十分重视，图书室由此应运而生。品行端正、热爱书香、甘于奉献的王柏球，被村里聘任为专职图书管理员。此时的他，早已饱受病痛折磨，胆囊炎、胆结石缠身，先后历经两次手术，加之老伴早早离世，心底藏着无人慰藉的孤寂与苦楚。但身为老党员、老干部，他又无反顾扛起这份文化值守的重任。

已是耄耋之年的王柏球，每日拄杖徒步，往返十余里乡道，每日八点准时开门迎客，静待八方读者前来品读。朝出暮归、风雨无阻。他细心整理馆藏书籍，规整书屋环境，常常耐心为孩童、村民解读书中精髓。他温和慈祥、娓娓讲学的模样，深深温暖了村里的孩子，大家都亲切地叫他“胡子爷爷”。十载寒暑交替，从未磨灭他的坚守。

方寸书屋虽小，却藏万千乾坤。如今的涟滩村图书室，成为乡野之间熠熠生辉的精神地标。书屋现有藏书两万余册，二十余组书架整齐排列，文学经典、工业科普、农业种植、畜禽养殖、科技新知等各类藏书一应俱全，全方位适配不同年龄段、不同需求读者的求知需求。书籍分类清晰、摆放规整，整洁雅致不输城区的书店。今年七月，株洲市作家协会主席万宁莅临书屋，捐赠三百余册名家力作，为乡村书屋丰盈馆藏、增色添彩，让乡土文脉愈发醇厚悠长。

一间书屋，滋养一方人心。这里既是少年孩童求知启智的乐园，也是乡里长者修身养性的精神港湾。龙国维、谢爱发、文国时、彭寿松、谢宜男、谢剑良等七旬乡老，转业干部荣恒芳等，皆是书屋常客。他们时常驻足此间，沉浸书香、品读经典，在笔墨文字中汲取精神养分，丰盈精神世界。小小农家书屋，让万卷书籍焕发活力，让文明书香遍洒乡野。

王柏球一生不烟酒、不棋牌，甘于清寂，与书香为伴。他用心呵护每一册藏书、真诚服务每一位读者，履职尽责、精益求精，先后三次获评“攸县农家书屋优秀管理员”“湖南省优秀农家书屋管理员”“攸县十佳乡贤”等沉甸甸的荣誉。

“人活着一天，便奋斗一天；生活一分钟，便奋进一分钟。”这是王柏球恪守一生的人生信条，也是他人生最真实的写照。耄耋之年，他不享清闲、余热生辉，以一盏书屋灯火温暖一方乡土，以一生赤诚坚守，续写乡村文脉的温情篇章。

攸河潺潺流韵，涟溪脉脉含情。一屋书香存暖意，一片白首系初心。王柏球以半生坚守一脉乡土书香，以赤诚温情暖万千读者心灵，让清雅文脉在涟滩大地生生不息、岁岁绵长。

